

节译自

**Silke Scheuermann**  
**Reiche Mädchen**  
**Schöfling & Co.**  
**Frankfurt a. M. 2005**  
**ISBN 3-89561-370-3**

页码:124-137

西尔克·朔伊尔曼  
《富有的姑娘们》

译者：傅嘉玲

## 吸血妖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条理还是乱七八糟？他有品位吗？她打量着高大的窗户和很有质感的窗帘，台灯的圆锥形的光束使得窗帘的颜色模糊不清，或许是橘黄色的吧，对，窗帘应该是橘黄色的，地毯是淡黄色的，不然色彩就不相称了。花盆植物的大片大片的影子投在窗帘上，微微晃动着，就像热带丛林里奇怪的人物在跳着古老的舞蹈。她或许该让他注意这些晃动的影子。但他移开了目光，粗声呼吸着。她让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她也要利用这段静静的没有干扰的时间，让肆无忌惮的目光在这片陌生的领域里漫游，她要记住这里的一切：书架的位置，地上搁着一个托盘，一个咖啡杯，就这些了，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卧室了。

谁知道，或许她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眼前的这些，这种没有下一次的感受或许让人慌张，或许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但她不知道自己应该采取哪一种态度，就等着吧，等他停止粗声喘息看他会说些什么。她要保持谨慎。管好自己的嘴巴不多提问。迟早她的猎物都能感觉到，她要用她的爱欲榨干男人们，获悉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想法，说吧，说吧，她的这种冲动犹如强烈的嗜好，先是美好的三个星期，而后的三个月娜塔丽让她的情人笼罩在一股无边的空虚中，他们试图鼓励她去改变这一局面，使得相处具有意义。比如他们会提示：去读个艺术学院的摄影系吧？——但是娜塔丽对这些话题的反应只是摇摇头然后打开电视机。有一次当彼得正起劲地向她描绘一种非凡的未来时，看到她在打呵欠，出手就给了她一巴掌，即使不是所有的情人都用巴掌对待她，但也很难避免没有人不感到与她在一起是件不幸的事，因为她总是偷听他们的电话留言、阅读他们的信件，而后将一切都从他们的记忆里抹掉，使得他们和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规划和他们的故事一起完全属于她。这些是不许斯特凡觉察到的，至少现在还不

许。她得小心翼翼。从前她都太快了，太快跟他们上床——让人觉得仿佛出于某种原因她的时间不多了，好像第二天她就会变成一个老女人似的，真是荒唐。

这儿有些冷，她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着他的肩，她做这些并没有让人感到难堪，他回答说，我把暖气开大点儿吧，他掀开被子下了床。他给她拿来一杯水，你真细心，娜塔丽说着在床上挺了挺身，身上的被子滑了下来，她有些难为情地将被子拉了拉，自己也弄不清楚，她的害羞是表演还是此时的真实感受，无论如何他在那儿笑了。娜塔丽伸了伸腰，觉得很困乏，她在想他是否是等着她走人。让她走也没什么，她只是觉得疲乏，谁让他们从印度餐厅出来后选择绕道走市剧院沿河那条路回家的。他们在城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只为了把好像说不完的话题给说完。他们聊了最爱吃的菜、最喜爱的电影。在聊到旅行时娜塔丽没多少可说的，斯特凡倒是说个不停，他越深入这个话题他的步子就越缓慢，直到走到铁桥上他停了下来，说道，巴厘岛真是非常棒，他的侧影舒展在空气中。娜塔丽伏在栏杆上，将前胸探出去，又探了一节出去，不由令人担心起来，她希望自己也曾拥有这样一系列亲切而又条理井然的记忆，然而她在水中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到。夜色深沉，河水变成了黑色，灯光洒落在水面的那个部位呈现出一层银色的气雾。小心，当斯特凡见到她将双手撑在栏杆上身体开始晃悠时说道。我会小心的，她面带笑容地回敬他。风呼呼地吹，铁桥颤抖着，桥对面不知名的一排树在风的吹动下正向着他们的方向倾斜下来。这个地方真美啊，她说。

他问她近来干些什么，她的反应有些拘谨，她说作摄影助理的生活和工作很无聊，其实她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还解释说，我印制他人的生活，我看着那些人的照片，你很难想象的，照片能向你泄露这些人生活的全部内容。现在她说得够多的啦，她想起了两周前星期四的那个瘦削的带着友善微笑的小伙子，可能因为周四有特价他才来冲洗照片的。小伙子在

背囊里翻找着胶卷，口里嘟嘟囔囔地说那个装胶卷的袋子肯定在包里。娜塔丽微笑着接过他的圆形塑料盒，填写收取条。后来娜塔丽看了那些照片，整整三卷胶卷拍的都是一个女人，主题就是她在海边戏水，显然她是小伙子的女朋友。说不上哪儿照片让娜塔丽不舒服，首先她觉得这个姑娘让她想起了她妹妹，这样一头不自然的金色头发，一副天真的快乐神情，反正让人感觉不对劲，也许是一下子太多的照片，多得可怕，好像小伙子要从这个游泳的女人裸露的身体中找出些什么。娜塔丽又想了一会儿，这才发现她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股嫉妒感。这女人身上到底隐藏了些什么使得小伙子用相机凑得如此之近，一次又一次，近得淫荡。

斯特凡和她将已经将黑色的静静的河床甩在身后，他们就要进入市中心了，一座座高楼的塔尖被灯光照耀着，在天空中寻找着什么，娜塔丽觉得有一只鸟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叫着，反正是一只鸟的低沉的声音，然而她又不大能确定，斯特凡问道：你在做梦吗？他等着她回答，她沉默着，接着他又讲了起来。他说话时显得很满足，对自己和这个晚上很满足。娜塔丽讨厌聊天时谈论她的职业和她的出身，是个村子，对对对，很小很小，你不知道，他开始描述他在威斯巴登的一栋别墅里度过的童年。我们齐默家的人，他说，带有自嘲的口气，我们齐默家的人几代都是开工厂的，他的意思是他斯特凡·齐默不想继承家里的工厂，他学的是生物化学，他要留在大学里，这当然使他的父亲相当失望。娜塔丽点点头，人们时常听到此类故事。威斯巴登我熟悉，她抢着说，这时她觉得她能胜任这个话题了，我在那儿干过一段时间，就在工商协会和州博物馆之间，你知道在哪儿吗？一座灰色的大楼，那是日报社，我在报社的图片部实习过，我一直对照片感兴趣，照片是一种被冷冻的、永恒的瞬间，照片其实并不需要完美，恰恰是那种不成功的照片，我的客户们那些不成功的照片，他们往往有一种很能启示人的表情，反正对我而言通过回忆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在我的记忆里，人物和情景被锁定在一幅幅画面上，人家说些什么我

马上会忘记，但是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晚上天空的颜色或是咖啡馆椅子的颜色。斯特凡笑了，对着娜塔丽笑了，她真正开始讲话了，整个晚上第一次。如果你回忆起一个场面的话，你最爱想起哪些细节？她问道。能想起一些句子、整段对话？你真的还能想起是谁、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说了些什么吗？我反正都会忘记的，而且始终把一切都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将人物和说话的内容颠三倒四弄得乱七八糟，有时很让人难堪，不，那些场面在我眼里永远是一幅幅画面，不会变的。斯特凡点点头，紧紧抓着她的手，好像在向她传达，自己能明白这些。既然他们要在一起过夜，自然也将在上床前以这种方式把这个晚上结束掉，就像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事先得花费些口舌。

我们再喝杯什么吧，你不用去拿了，我们去厨房里喝吧。但她得先去趟浴室，她裸着身子摸索着穿过过道，浴室用的是淡蓝色的瓷砖，无数次重复的四方瓷砖好斗地闪烁着，如同一个水族馆，她不喜欢。娜塔丽坐在浴缸沿上，只想坐一会儿，她还想冲个澡，困得不行，或者马上去睡觉或者干脆回家。头胀眼睛疼，她上下打量着自己，她的皮肤在日光灯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蓝色，就像一个科幻世界里的动物。他的浴室怎么不用红色的瓷砖？草莓红呀、深红呀、血红呀，总之是些有活力的色彩，那样会漂亮得多。娜塔丽将水调得温吞吞的，她想起另一间浴室，是一个和斯特凡同样有魅力的小伙子的浴室：马蒂亚斯，常被叫作马特。他们不是经常一起洗淋浴吗？不对，只洗过一次，经常和她一起洗淋浴是约亨，约亨起码和这两位一样漂亮，比他们更殷勤更聪明。对她的伙伴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只是她和他们保持关系的周期太短，开头是她觉得他们妨碍她，现在她采取速战速结的姿态对待每次恋情。娜塔丽先用温水冲洗，而后再用冷水冲直到浑身冻得发抖，她边洗边想着以往的一个个情人。以前她拖得太长了，让他们最终识透了她，现在她知道不能拖泥带水。要是那些试探的手、词语不再那么没有把握，而是成为一种索取的工具；要是哪一

位摆出他对她已经了如指掌的神情；因为一个手势或是一次抚摸，这句或是那句话好像使得她很开心，他们就一次次重复，利用这些手势和语言踏出一条小径，固执地走在上面，无视隐藏在小径旁的美，她就让他们走开。马特之后那个寡言的北德人赖纳，也不过是踩出了另一条小路。再后来的安格罗斯几乎摧毁了她的所有规则，安格罗斯的故事是最有趣的，在他的故事里娜塔丽看到了南国的、明亮的光彩。那时他经常讲起他父亲的故事，即使她如今记不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她的眼前依然能出现安格罗斯的祖母在卖明信片，还有安格罗斯的父亲为了他的事业在后屋里啃法语和英语的情景。虽然安格罗斯非常崇拜他父亲，但并不要像他那样成为名誉领事。他好像贩卖毒品，有不少钱，也周游了大半这个世界，大部分时间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过量的酒水消耗使得他的身体肥胖起来，她能理解这种处境。除此安格罗斯有过不少女人，要不是娜塔丽首先放弃并离他而去的话，安格罗斯最终会厌倦每一个女人的，他会将每个女人吸个空荡荡的。即使如此娜塔丽也不怨恨他，到底她和他是一路货色。这时一阵恐慌向她袭来，她感到舌苔上有一股金属的滋味。水，她要喝点儿水，将嘴对着喷头让水顺着咽喉流下去。斯特凡在叫她：你不要什么吧？她吓了一跳，关掉了水龙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又在关心她了，她也许将颇为享受地习惯这些。在这个有条不紊的浴室里她还有什么找不到的？他的浴衣挂在门背后：厚实，宽大。在他的家很舒服。

斯特凡在厨房里忙着开酒瓶摆酒具，他还弄了些下酒的小饼干。她想对他说：明天给我打电话吗？或者：算了，没什么可说的啦，你到底怎么看我，我床上功夫不错吧？我让你明明白白知道，我觉得你挺棒的。今天的事明天你会和谁说说？我走出你的门以后你有个哥们可以通电话吗？要不你是等着看如何发展下去？她一边给自己斟了一杯红酒一边拿了一块小饼干，她感到口渴，被内心的忍耐和欲望催促着，她要问他，她要从他那儿得到更多，他的爱情表白或是被他亲吻，他正满口大嚼大咽，简直不

堪入目。娜塔丽差点儿噎住，她要把眼前这些情景全部保存在记忆里，直到她回到自己的家，重新进入她自己暮气沉沉的生活，不，娜塔丽这样想着就冲着斯特凡·齐默笑起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了，现在必须索取回报了。正当娜塔丽在考虑是否得回家或是斯特凡其实等着她回家时，他忽然站起身来：刚才有音乐真好，这里太安静了。隔壁房间的地板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响着，接着她听到了越来越响的萨克斯的吹奏声，当她看见厨房桌子上有盒烟时，取了一支点上，用力吸了两口、三口，好像嘴里从没接触过这种果仁般的味道似的，尤其是重新又抽上烟后。

她掐灭了烟，打了个哈欠，他咧嘴笑着，拿着个硬纸盒走了过来：看，这里是我的生活，他用手敲着盒盖煞有介事地说道。你不是喜欢照片吗？她明白了：照片里展示的是罗马、威斯巴登的别墅、他的前女友安雅和玛蕾克，还有斯特凡、斯特凡站在各类建筑和景点前、斯特凡和姑娘们、斯特凡和亲戚们。

她向打开的盒子俯下身去，盒里塞得满满的，起码有四百张照片吧。当斯特凡从里面拿出两厚沓照片时，他的神情好像他要送给她什么似的，好像他要把他至今为止的生活从抽屉里取出，赠送给她，让她——像他说的那样，对他有一个概念。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冲她微笑着，她想她恐怕还得花费更多的想象力，但事实上要比她想的简单得多，因为他们俩无论如何都可以继续周旋下去，不能在尼科莱和安德烈娅，也许还有耶希卡、安-卡特琳和贝阿特丽策止步的地方停止，他们可能要去或者决不能去那些相同的度假地旅游，她无需重复她的前任们所犯的错误。再说凭借这些照片他还能告诉她些什么，比如说他所讨厌的东西，或许这么说有些过分。自然他也许还需要些时间来慢慢掌握她的特点，再说，她现在留在这里就是她的特点使然。他应该是找到了他要找的：一个以特有的方式谦恭地凡事都参与的伙伴，然而他不会觉察到，她虽然愉悦在他设置的游戏里，却已把他的骨髓吸了个精光。哎，他手里拿着几张照片对她说，你喜欢按照

时间的顺序还是——她接口道：随便翻翻。娜塔丽接过照片随手就把另一叠还给正在不慌不忙一张一张翻看的斯特凡。她只膘了几眼那一沓深渊和峡谷，她要看人，照片上也有人，一个看上去利落的不太年轻的女人，一个干瘦的鹰鼻男人，斯特凡长得不特别像他的父母，这儿还有一座房子，真漂亮，这是花园里的聚会，你那时多大，十七还是十八？你留长发的样子挺逗的，这些花是犬蔷薇吗？

斯特凡在翻过几张大峡谷的照片时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都是些人呀、不同的国家，还有几次探险，接着他犹豫了片刻，说，这些是我的前女友，她礼貌地说那就不必看了。他反驳说还是看吧，这样你就有个概念。一个概念，他不是已经说过一遍了吗？她不再坚持，满足地将身体往椅背上靠了靠。她打量着 10 x 15 厘米的托斯卡纳<sup>①</sup>，意大利柏树背景前一头褐色头发满面笑容的尼科莱的照片。尼科莱在室外吃早餐，她化了妆吃早餐，她的杯口有口红的痕迹，这是一张特别清晰的照片，非常适合斯特凡·齐默，一切都那么清晰，尼科莱的左唇边有些肿，是前一天晚上的收获，也许是她自己咬的。她很漂亮，比娜塔丽想象的要漂亮得多，她的胸脯鼓鼓囊囊将 T 恤衫高高顶起。娜塔丽在想，是不是这个尼科莱更适合他这种类型，一阵困惑袭来，很快又平静下来：就算更合适他，一个像斯特凡·齐默这样的人是需要更换口味的。她看了看门，门半开着，门总是使她心神宁静。

欲望，她翻看这些照片时冲击她的一种欲望是如此强烈，她想是不是其他人会将这种感觉称之为坠入情网。和尼科莱在一起并没有当真，他说。我们当时都没有伴儿，你肯定知道，有时就是进展得那么快。她不得不笑了，他感到窘迫，这下她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错，他们俩也是一样。他继续翻看照片，和安德烈娅有些当真，正像他说得那样，照片上的气氛果真严肃了不少，那是在黑森林拍的，背景是已经枯死的树木，有些

---

<sup>①</sup> 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

折断了，黑黑的躺倒在地上，像巨大的标点符号。斯特凡把那张照片又拿开了，他感到很满足，其实她只点点头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表评论：听说弗罗伊登施塔特附近的树木百分之百都要死的，只有果树有幸存下来的机会。他说，我们得去那儿，那儿真的很漂亮，他说的那儿指的还是托斯卡纳。她眼前看到的是像金子一样贵重的东西，想到斯特凡的生活内容也许就足以抵消她几个月的无聊感。要是他把他的钥匙给她，她会偷偷进去翻看这些照片，说不定那个时候也会有些她的照片进入这个盒子，那时她就成为他历史的一部分，他们都应当讲起她，讲起娜塔丽，一个无力拥有自己历史的人。

今天晚上——你还留下来吗？他问道。她只听到一句话：*你还留下来*，像是写在黑板上一样。她明白，这对他不是一个一夜情的故事，他们也许会几天、几个星期或许是几个月在一起，在今后这段时间里她已被安置在一个新鲜的生活里了，这幅前景使她幸福无比。等等，还有最后几张照片，真的是最后的，他说，看，在这儿，真的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给我看，给我看，她喊着，几乎是在尖叫。她看着照片，她看到的是尼科莱、安德烈娅和玛丽丝饥饿的眼睛，她盯着她们，最终从她们每个人的面孔里认出了她自己。她没有觉察到斯特凡是怎样注视着她的，直到他笑着说，从镜子里看看你自己。她站起身来，从挂在厨房门口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真的，她的脸煞白，嘴边被红酒染得鲜红。她大笑起来，再也止不住，她还从未像今天从这面镜子里这样清晰地看到过自己，忽然他从她后面咬住了她的脖子，说：吸血妖，吸血妖，在你面前我得当心，她轻轻地说，也许要当心的是我。